

外国语言理论研究 与教学实践探索

主 编：蔡建平
副主编：邓志勇 王斌 姜诚
郑晓园 张继彤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外国语言理论研究与 教学实践探索

主 编：蔡建平
副主编：邓志勇 王斌 姜诚
郑晓园 张继彤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语言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探索/蔡建平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207-08513-9

I. 外… II. 蔡… III. 外语教学—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IV. 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1926 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封面设计:刘 鹏

外国语言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探索

Waiguo Yuyan Lilun Yanjiu Yu Jiaoxue Shijian Tansuo

主编 蔡建平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720 千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513-9/H·325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第一部分 语言学和语言研究

语言死亡现象是社会语言学的新研究领域	戴炜华(3)
认知心理平衡与语言顺应探讨	蔡建平(11)
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研究述略	倪 蓉(16)
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新发展	
——简评《通过意义识解经验》和《作为评价的语言》	杨 晋(22)
从“X 门”看修辞结构的变化	顾定兰(27)
语言的部分共有性	
——关于私人语言与遵守规则的修辞哲学思考	张玉芳(31)
英语学习者的语音问题及语音策略的自我认知	陈剑虹(37)
活动理论及其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应用	熊淑慧(43)
论英语词汇的同义关系及其语义特征	贾晓云 陈 恒(51)
英语语言中的性别差异	马 璞(56)
浅析德语主题意义及其交际功能	陈 琦(64)
浅析同音同形异义词	贺锋野(71)
西方法律语言研究述评	张武汉(76)
副词「かならず」「きっと」「ぜひ」用法之比较	李 萍(83)
试分析日语外来语的发展变化	董 瑜(88)
日语敬语的变化、误用、未来	李月平 张莲群(93)

第二部分 外国文学和文化研究

勃朗宁夫人《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中的天堂玫瑰	董榆萍(101)
莱辛《拉奥孔》及其在批评史上的意义	林珊玲(106)
新移民的“文革”写作	唐海东(111)
白日梦中的文学宣言	
——解读《墙上的斑点》中的深层意识	杨兴松(117)
《吉米·布莱克史密斯的歌声》中的土著暴力反抗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杨永春(123)
基督精神被高举	
——浅析勃洛克《十二个》的主题思想	褚艳玲(131)

浅议洪堡的大学理念	曹 芸(136)
贱民的声音	
——澳洲土著作家萨利·摩根的《我的位置》与中国穆斯林作家霍达的《穆斯林葬礼》	
对比研究	徐显静(141)
《圣经》创世的解读	胡 丹(147)
戏仿经典 重塑自我	
——试析汤亭亭对中国传统的叙述	莫翠华(152)
为成人开放的童话	
——解读《王尔德童话》	徐海华(156)
浅析梭罗的生态文化观	王念念(161)
德语语言中的性别歧视	杜 衡(166)
浅议中德人名文化	叶 苏(171)
寻找德国电影《浪潮》之源	
——德国“极右主义”试析	朱雁飞(179)
日本青少年犯罪特征及原因之分析	郭 丽(185)

第三部分 翻译理论和实践探索

歌德翻译思想评述	孙 瑜(195)
浅谈基于语言同一性和对称性的翻译策略	郁俊玲(200)
旅游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圭臬	
——评陈刚教授《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	穆 婷(205)
浅谈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及翻译技巧	智 慧(210)
情景语境分析与语体翻译对等	陈淑英 冯延群(216)
英汉委婉语对比与翻译	邹建玲(224)
浅谈广告英语及翻译方法	张 莉(230)
英汉省略现象对比及其翻译	刘 沙(236)
许渊冲的翻译“三美论”标准在商业广告翻译中的应用	黄苏敏(242)
译名问题浅探	赵 旦(247)
广告英语中双关语的运用及翻译	葛志薇(252)
论口译和笔译的关系	曹 磊(261)

第四部分 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探索

语篇中的起承转合应是英语写作教学的首要关注点	郑晓园(269)
浅谈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之利弊	刘 芹 王 丰(276)
基于语篇的英语阅读教学	高 军 李 梅(281)
英诗教学思考	周英丽(286)

谈谈多媒体与英语写作教学	江 萍(290)
中级英语口语课程学生需求调查分析	魏永佳 陈丽莉 郁俊玲(295)
“头脑风暴”在建构“写作语境”中的作用	华 燕(300)
浅谈合作学习对大学英语大班课堂教学的作用	倪修璟 杨 涛(307)
试论二语习得的干扰因素及应对策略	费国萍(313)
英语报刊阅读与大学英语教学	郭影平(318)
概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	马淑霞(324)
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被动句习得调查与分析	董 娟(329)
国际商务英语综合课程教学规律和原则探讨	黄 明(336)
浅谈“跨文化”交际与英语教学	李 虹(341)
需求分析在双语教学课程设置中的意义	郑大湖(346)
非英语专业口译教学模式探讨	陈丽莉(352)
提高非英语专业英语口语课堂效果探讨	陈 钰(357)
网络环境中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初探	邓永平(363)
大学英语教学实证研究方法浅析	丁 炜(368)
原来“头脑”是这样“起风暴”的	
——试论培养隐喻能力对英语教、学的重要性	李 勤(375)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的纠错问题	马小红(380)
英语影视欣赏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必要性及其教学模式探讨	潘玉华(384)
浅析语域理论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乔晓虹(389)
石化现象对于英语教学的影响	陶 瑛(395)
大学英语教师在学生自主性学习中的作用	王 娜(401)
英语语法课堂教学新探	原 芳(406)
浅析英语灾难新闻导语的写作手法	
——以对6.22华盛顿地铁相撞的报道为例	贾从永(412)
互联网在德语教学中的应用	朱 丹(417)

第五部分 大学生素质教育和培养

儒家博学思想对外语专业学生培养的启示意义	张爱阳(425)
当前大学生就业心态调研及分析	
——基于对上海理工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调查	何伟琴(430)
试论新形势下的高校团学工作创新	梁作甲(435)
试论团队辅导对高校新生心理健康的作用	冉斯铭(440)

第一部分 语言学和语言研究

语言死亡现象是社会语言学的新研究领域

戴炜华

【摘 要】 本文指出,语言死亡不是一个新的语言现象,但对其系统研究是普通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文中探讨了语言死亡的特征,强调一种语言面临的危险并不在于语言本身,而是一种文化的消失,因而为这种文化所特有的知识也会丧失。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语言死亡;实地研究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indicates that language death is not a new linguistic phenomenon, but its systematic study is a relatively new field of general linguistics and sociolinguistic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death, emphasizes that the danger is not the loss of a language per se but the loss of a culture. As a result, the knowledge that is specific to the culture may be lost.

【Key words】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death, fieldwork

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课题

1786年英国学者 Sir William Jones 发表了关于梵语(Sanskrit)、希腊语(Greek)和拉丁语(Latin)同源的重要论文后,19世纪的语言学家在历史语言学领域作出了杰出的研究成果。当时的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在性质上属于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因而普遍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其所以是“历史的”,因为它研究具体语言的历史和演变;其所以是“比较的”,因为它采用比较方法研究具体语言之间的关系。因此,语言演变、亲属语言间的关系和历史比较的方法成为历史语言学的三个重要部分。

传统上,历史语言学家关心的是如何重逢尽可能早期的语言及研究语言的演变,包括语音变化、形态变化、句法变化、词汇变化和语义变化,比较亲属语言之间的异同点,提供有亲属关系语言的线索,重建早期和后期的语言形式,例如格林定律(Grimm's Law)就列出早期和后期日耳曼语言的语音变化:

早期阶段:	bh	dh	gh	b	d	g	p	t	k
	↓	↓	↓	↓	↓	↓	↓	↓	↓

后期阶段: b d g p t k f □ x(或 h)

语言是发展的,又是演变的。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会出现语言退化现象,一些语言由于社会语言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学因素而会逐渐死亡甚至灭绝。对于语言近期发生的变化(包括句法变化),对于皮钦语(Pidgin)和克里奥尔语(Creole)的变化,对于濒临死亡的语言及其现时发生变化的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地理学等因素,历史语言学家就研究得很少。

因此,尽管语言退化和语言死亡不是一个新的语言现象,对其系统研究是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可喜的是近 25 年来,对这些被忽视的语言现象的研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对它们的系统研究已成为近年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自 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Dressler, W. U. and Wodak-Leodolter, R. (1972)、Dorian, N. C. (1977, 1981, 1986, 1987, 1989, 1993)、Hill, J. and Hill, K. (1977)、Campbell, L. and Muntzell, M. C. (1989)、Schmidt, A. (1985, 1990, 1991)、Taylor, A. R. (ed.) (1992)、Krauss, M. (1992)、Craig, C. G. (1997)、Dixon, R. M. W. (1997)、Connell, B. (1997)、Crystal, D. (1997, 2000)、Nettle, D. & Romaine, Suzanne. (2000)、Abley, M. (2003)、Dalby, A. (2003)、Batibo, H. M. (2005)、Riley, P. (2006)等语言学家均对语言的变化,包括语言退化、死亡、灭绝现象及其产生的种种原因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在研究语言死亡和灭绝现象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观察一下世界上现存的语言。

二、目前世界上到底存在多少种语言?

语言是人类文化极为重要的载体。语言的多样性对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人类语言的数量大约在前殖民地时期达到其顶峰,大约 20 000 种,这以后世界上的语言数量就日益减少。

1874 年 William Dwight Whitney 认为当时世界上语言为 1 000 种(见 Silverstein, M., 1971); 后来, Joshua Whatmough 提出有 1 500 种(见 Bodmer, 1944:405), Mario Andrew Pei 估计有 2 796 种(Pei, 1952:285), Joshua Whatmough 认为有 3 000 种(Whatmough, 1956)。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版的大多数书籍认为世界上现存的语言在 6 000 和 7 000 种之间。但是学者们估计世界上现存的语言的数量常发生变化,大致从 3 000 种到 10 000 种之间。这种在数量上出现的差别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学者们都是从经验出发来统计世界上现存的语言的。因此,他们统计的数字有较大的出入。同时,对语言本身的定义,学者们的解释不一样。识别一种语言除了语言因素外,还涉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因素。此外,学者们界定语言、语言品种、语言变异的标准也不一样。例如,从纯语言角度,一般界定语言和方言的标准是:讲两种言语系统的讲话者相互能理解,则这两种言语系统被认为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不同的方言。因此,伦敦方言(Cockney)和利物浦方言(Scouse)就是英国英语的两种方言。另一方面,纯语言标准却会被社会政治标准所超过。众所周知的例子是瑞典语(Swedish)、丹麦语(Danish)和挪威语(Norwegian)。尽管这些语言是独立的语言,讲这些语言的语言集团的成员间却可以相互理解。

1974 年以 Gary F. Simons 和 Raymond G. Gordon, Jr. 为首的语言学相关网站 Ethnologue(民族语言)经过世界范围内广泛调查后列出 5 687 种语言。1996 年在其 13 版中列出 6 703 种语言。2005 年在其 15 版中列出 6 912 种语言。1994 年 Mosely, C. & Asher, R. E. 在 Atlas of World's Languages(世界语言地图)列出 6 796 种语言。所有语言的平均讲话人数为 6 000 人。全世界 96% 的人只使用其中 4% 的语言。人数最多的前 20 种语言的使用者要超过 32 亿。其中汉语、西班牙语、英语、孟加拉语、印地语、葡萄牙语、俄语、日语这 8 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均超过一亿。有 3 340 种语言的讲话者不超过 10 000 人;有 1 500 种语言的讲话者则不超过 1 000 人;而有 500 种语言的讲话者却不超过 100 人。

从经济学角度讲,这里列出的6 796种语言中,有些语言要比另外一些语言重要。但是所有语言对人类、对讲这种或那种语言的语言集团来说都是重要的。语言的多样性(diversity)对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讲是十分必要的。

世界上这些语言分布的情况是相当不均匀的:44%在欧洲;15%在美洲;31%在非洲;50%在亚洲和大洋洲。其中,分布最高的国家是非洲的几内亚和亚洲的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占有25%,计1 529种语言。

三、面临死亡和灭绝危险的语言

上面 Ethnologue 在各版中列出的语言数量似乎是呈上升趋势,因为越是近期的版本列出语言的数量越多,其实不然,世界上的语言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由于众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原因,一些语言正在退化、死亡甚至灭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的数据警告人们,全球2 500种语言面临灭绝。其中 538 种语言面临极度灭绝的危险,502 种语言面临严重灭绝的危险,632 种有确切灭绝危险,607 种存在灭绝的可能。印度(濒危语言达 196 种)、美国(濒危语言为 192 种)和印度尼西亚(濒危语言为 147 种)是位居前三位的濒危语言最多的国家。看来世界上濒危的语言的速度在加快,因为 2001 年教科文组织统计的濒危语言数目是 900 种,而时隔几年,数目由 900 种迅速上升为2 500种。在全世界6 000多种语言中,大约以每周有一种或每个月有两种语言灭绝的速度发生变化。按此推算,一个世纪后,全世界将只剩 3 000多种语言了。因此笔者认为每个语言学家和语言工作者都应该重视和关心这个问题。

濒危语言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于 1995 年作出两项判断:(1)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都是相当脆弱的,不光是退化,而且是濒临灭绝;(2)世界上超过半数的语言是“临终的语言”(moribund languages),也就是说这些语言的寿命相当短,不会超过下一代人。Krauss, M. 的观点更加悲观。1992 年他经过统计得出结论:到了下一个世纪末期人们将会看到人类语言的 90% 不是死亡,就是招致厄运。这就是说那时只有 600 多种人类语言是“安全的”(safe)。笔者认为,比较客观的估计是:在未来的 100 年内,将会有 50% 的人类语言会消失。

当前,全世界 199 种语言的使用人数不足 12 人。例如乌克兰的卡拉伊姆语只有 6 人使用,美国的威奇托语只有俄克拉荷马州 10 人在使用。(见《文汇报》2009. 2. 21 报道)

“语言死亡指的是一种语言的完全消失。只有在极端情况下,一种语言的死亡是整个语言集团的说话人突然死亡的结果。”(Craic, C. G., 1997)过去语言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都是从社会、历史根源来寻找为什么一种语言会突然死亡,例如战争和瘟疫造成一种语言突然消失。但是对于还在使用但正在死亡甚至濒于灭绝的语言的研究却很少。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和科学、系统的统计工作更少。

四、实地研究正在死亡的语言

研究濒于死亡和灭绝的语言有时会打上“拯救语言学”(Salvage Linguistics)的标签。对于一些正在死亡的语言莫过于采用实地研究(fieldwork)的方法。Bruce Connell(1997)在英国濒于灭绝的语言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FEL)的通讯报告中提到了他对于

濒于灭绝的语言的实地研究。(见 Nicholas, D. M. Ostler, 1997) Bruce Connell 在 1994—1995 年间在喀麦隆的曼比拉(Mambila)地区进行语言实地调查。他研究好几种行将灭绝的语言。其中 Kasabe 语(又作 Luo 语)只留下 Bogon 一个说话者。1996 年 11 月 Bruce Connell 回到曼比拉地区,得知 Bogon 已于 1995 年 11 月 5 日逝世。这样,Kasabe 语就灭绝了。也就是说,1995 年 11 月 4 日 Kasabe 语还存在,而 1995 年 11 月 5 日 Kasabe 语就不存在了。同样的例子发生在高加索语。1998 年在爱丁堡(Edinburgh)举行的第二届濒于灭绝的语言基金会(FEL)年会上,Ole Stig Anderson 报告 1992 年 10 月 8 日是一个临界日子,因为西高加索语族的 Ubuh 语的最后一个说话者 Tefvik Esen II 在当天临晨去世,随之,Ubuh 语就灭绝了。

五、语言死亡的一些相关特征

1. 语言死亡是一个过程

语言像植物、动物一样也会生病和死亡。正在死亡的语言就像一个正在死亡的病人一样。语言学上的术语“濒于灭绝的语言”(endangered languages)也就相当于医学上的术语“临终的病人”(moribund patients)。这就是说,语言像一个人一样,从有病到死亡是一个过程,因此,在不发生极端情况下,语言的死亡也是一个过程。由于某种原因一种语言的说话人越来越少,说明这种语言正在退化,最后退化到没有一个人说这种语言,于是这种语言就消亡了。这就是说,通常语言死亡是语言替换(shift)达到顶点的结果,是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压力的结果,于是一个语言集团就会采用别的语言集团人们讲的那种语言,而其原来的语言就消失。当然,在发生战争、地震、瘟疫等极端情况下,一个语言集团(通常是人数较小的语言集团)的人们会突然死亡或种族灭绝,他们的语言也会随之消失。属于加拉比海南美印第安人的阿拉瓦克人(Arawak)讲的大部分语言的命运就是如此。当然,这种例子是相当稀少的。

2. 语言接触会导致语言逐渐死亡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会导致语言数量的逐步减少。当欧洲人首次进入美洲大陆时,在北美、中美和南美当地的印第安人讲的美洲印第安语(American Indian)大约有 1,000 种。但是随着印第安人被迫讲英语、西班牙语和其他欧洲语言,至今美洲印第安语剩下不到 700 种。

语言接触可以造成多种结果,除了产生洋泾浜语(Pidgin)和混合语(Creole),并造成洋泾浜语化(pidginization)和混合语化(creolization)(Mühlhäusler, P. 1986; Bickerton, D. 1992)以外,就会产生语言退化和语言取代(language displacement)(Dorian, N. C. 1989),由此造成一些语言的逐渐死亡。

3. 语言冲突会导致语言数量的减少

接触语言学(Contact Linguistics)告诉我们,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讲不同语言的讲话人之间的冲突。当社会上一个语言集团非常强大,说这种语言的讲话人就会至少是无意识地企图排斥讲另外一种语言的说话人。一个典型例子是卡拉依姆语(Karaim)。600 年来卡拉依姆语一直是现在立陶宛(包括乌克兰地区)一个语言集团讲的语言。但是在前

苏联解体以前,卡拉依姆语和当时的主体语言俄语发生接触后,卡拉依姆语这个语言集团就解体了,以致现在在立陶宛只有约 200 人说卡拉依姆语,而且这 200 人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主要都是上年纪的一代人)具有口头交际能力,而在乌克兰地区说卡拉依姆语的总共不超过 6 人。一种语言的讲话人的数量减少必然会导致这种语言的死亡。

4. 语言死亡意味着文化消亡

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连。语言死亡的后果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文化的消亡。一种语言的退化和死亡导致它所承载的文化失传,从而意味着这种语言的文化消失。而一种文化的消失意味着为这种文化所特有的知识的消失。语言死亡的真正危险在于一些语言是语言学阐述语言现象的典型例子,因此这些语言的死亡必将影响语言学的某些理论的解释。

语言和文化的规律表明,没有文字只有口语的语言一旦死亡,其文化会加速消亡。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的调查表明,生活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的鄂温克、鄂伦春和达斡尔三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严重退化。这三种少数民族语言已基本退出本民族家庭环境,处于中年人半懂、小孩子不懂的境地。一些家庭里孙子听不懂爷爷讲的话。在不同的场合本族语的使用比例不足 15%。由于这三种少数民族语言只有口语,没有文字,就不便于学习和传授,由此导致承载北方原始文化和萨满文化的文化遗产,例如饮食起居、语言服饰、歌舞体育、婚丧嫁娶等将濒临消亡。

5. 语言是什么时候受到死亡威胁的?

语言受到死亡威胁的一个最明显的信号是讲一种语言的说话人的数量越来越少。例如美国大部分北美印第安语和“老移民”(即来自欧洲的老移民)的语言,处于主流语言英语的包围之中,因此受到死亡的威胁。根据 James Crawford(1995)的观点,还有一些其他的征兆表明一种语言正在受到死亡的威胁:

(1)讲一种语言的流利程度随着讲话人年龄的增大而提高,而年青一代却喜欢讲另一种语言,也就是使用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他们原来讲的语言越来越退化,甚至不能讲,久而久之,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成为他们的母语,而老一代人讲的语言就会随着老人的死亡而消失。

(2)一种语言在一些过去很安全使用的语域(例如教堂、文化礼仪、学校以及十分重要的家庭等)中会出现退化,这就表明死亡正在威胁着这种语言。

(3)越来越多的家长在教他们的孩子们原来的语言方面是失败的,从而使孩子们对原来的母语越来越陌生,以至不会讲。相反,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却成为他们的母语。最后,语言替换就导致一种语言的消亡。

六、语言死亡的层次和分类

如果一般按常识分类,语言死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 (1)安全的语言:指具有稳固基础、能长久生存而不受到死亡威胁的语言;
- (2)濒临死亡的语言:指暂时(或短时期)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面临死亡威胁的语言;
- (3)已灭绝的语言:指已经灭绝、在世界语言版图上已不存在的语言。

如果再要细分,可以在(2)和(3)之间加上一个层次,即“临终的语言”(moribund languages)。所谓“临终的语言”是指即将灭绝的语言。又按 Michael Krauss(1992)的观点,一种语言,如果儿童不再把它作为母语来学习,那么这种语言也可称作临终的语言。Michael Krauss 考察和研究北美语言,共识别 187 种本土语言,他认为所有这些语言原则上都是濒临死亡的语言。

笔者认为,灭绝的语言和死亡的语言在定义界定上还是有区别的。灭绝的语言强调再也没有任何说话者使用这种语言,而死亡的语言则指再也没有任何说话者把这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来来使用。此外,语言灭绝也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这就是说,在一种语言的生气勃勃到灭绝这两个极端之间,其面临的灭绝危险或多或少有着程度的不同。

Crystal, D. (2000) 对语言死亡作了比较细致的分类,即能生存的语言(viable languages)、能生存的小语言(viable but small languages)、濒临危险的语言(endangered languages)、几乎灭绝的语言(nearly extinct languages)和已灭绝的语言(extinct languages)。

如何理解这五分法?笔者认为可以这样来理解:

(1) 能生存的语言:这些语言具有居民基础,一般是指说话人数众多的相当大的语言集团所使用的语言,而且集团整体繁荣兴旺,对于这种语言的长久生存没有任何威胁;

(2) 能生存的小语言:这类语言的特点是:拥有1 000个以上在语言集团内交际的说话者;该集团与别的语言集团隔绝;该集团有强大的组织机构;尤其重要的是该集团内的人们意识到语言是社会认同的一个标记;

(3) 濒临危险的语言:这些语言有足够多的人在使用,因而具有生存的可能性,但是只有在有利环境下,在集团整体支撑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这些语言才能得以生存;

(4) 几乎灭绝的语言:这些语言被认为是已经不可能生存,一般情况是只有少数年长的说话者在使用;

(5) 已灭绝的语言:指再也没有人使用的语言,这些语言由于各种原因已经灭绝,在世界语言版图中已不存在,但或许留下书面文本。

结 语

语言死亡的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新课题。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语言。语言如同一个生物体,从健康到有病到临终并最终到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在当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世界上的语言数量在日益减少。皮钦语化(Pidginization)和克里奥尔语化(Creolization)造成的语言合并,加快了语言数量减少的进度。当然,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世界上的语言不可能全部死亡,但是语言数量日益减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参 考 文 献

- [1] Abley, M. (2003). Spoken here: Travels among threatened languages. London: Heinemann.
- [2] Batibo, H. M. (2005). Language decline and death in Africa: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challenges. Multilingual Matters.
- [3] Bickerton, D. (1992). The sociohistorical matrix of creolization. Journal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7, 307 ~ 18.

- [4] Bodmer, F. (1944). *The Loom of Languag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5] Pei, M. A. (1952). *Liberal Arts Dictionary* (with Frank Gaynor). Philosophical Library, ISBN B00018VRIS.
- [6] Craig, C. G. (1997).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Degeneration*. In Florian Coulmas (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Blackwell Publishers.
- [7] Craig, C. G. (1992). A.
- [8] Crawford, J. (1995). *Bilingual education: History, politics, theory, and practice*, 3rd ed. Los Angeles, CA: Bilingual Educational Services.
- [9] Crystal, D. (199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 Crystal, D. (2000). *Language Dea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1] Crystal, D. (2004). *Language revolu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2] Dalby, A. (2003). *Language in danger: The loss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the threat to our fu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SBN 0 - 231 - 12900 - 9.
- [13] Dixon, R. M. 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4] Dorian, N. C. (ed.) (1989). *Investigating Obsolescence: Studies in Language Contraction and dea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5] Dressler, W. U. and Wodak-Leodolter, R. (1977). *Language preservation and language death* In Brittan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2, 33 ~ 44.
- [16] Gorden, R. G., Jr (ed.). (2005)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5th edn.). Dallas: SIL International Web edition at: <http://www.ethnologue.com>
- [17] Krauss, M. (1992). *The language extinction catastrophe just ahead: Should linguists care?*
- [18] Proceedings of XX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Oslo, Norwei, August 1992, 43 ~ 46.
- [19] Krauss, M. (1992).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Language* 68:1, 4 ~ 24.
- [20] Krauss, M. (1992). Statement of Mr. Michael Krauss representing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In U. S. Senate,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Act of 1991: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pp 18 ~ 22).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21] Mosely, C. & Asher, R. E. (1994) *Atlas of World's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 [22] Mühlhäusler, P. (1986). *Pidgin and Creole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 [23] Nicholas, D. M. Ostler (ed.) (1997). *Laitiku: Newsletter of the 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 [24] *Languages: # 4 Winter* - 31 January 1997. Published by 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FEL).
- [25] Nettle, D. & Romaine, Suzanne. (2000). *Vanishing voic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0 - 19 - 513624 - 1.
- [26] Riley, P. (2006).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Advances in Sociolinguistics Series*.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7] Silverstein, M. (ed.) (1971). Whitney on language: selected writings of William Dwight Whitney.

[28] Cambridge: MIT Press. constitutional response to language endangerment: the case of Nicaragua.

[29] *Language*, 68(1).

[30] Whatmough, J. (1956). Poetic, Scientific and Other Forms of Discourse: A New Approach to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Subtitle]: Sather Classical Lectures Volume Twenty-n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作者:戴炜华,教授。电子邮箱:whdai@sh163.net)

认知心理平衡与语言顺应探讨

蔡建平

【摘要】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为了应付复杂的局面,以获得交际的成功,双方必须求得,使自己的言行顺应环境,做到容忍相互间的不恰当表达和失误。顺应策略被运用到交际中的方方面面,涉及文化背景、交际环境、交际内容以及语言系统中的各个层面。

【关键词】 认知心理平衡;顺应策略;容忍;不恰当与失误

【Abstract】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eople, in order to succeed in the communication, will deal with complicated situations, including the balanc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linguistic adaptation to the situatio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ing unappropriate or incorrect expressions, etc. Adaptation strategy is the means in the communication, involving communicative context, the contents in linguistic system,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o on.

【Key words】 balanc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Adaptation strategy,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ing, unappropriateness and incorrectness

引言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除了要遵循语言规则,更重要的是还要遵循文化规则,因为“无论是通过语言,还是非语言符号进行编码和译码,都是文化和社会的编译码活动。”(贾玉新,1997)在日常交往中,各种文化人都是遵循着既定的文化规则,沿着各自的文化轨迹运行着。但是在具体的跨文化交际中,一类文化人必须从各个方面调整自己以最大可能顺应另一类文化人;从某项具体交际活动意义讲,一类文化人已经成为准另类文化人或完全另类文化人,这样才能使该活动继续下去。对此比利时语用学家 Verschueren 1987 年在语用研究方面提出了语言顺应(linguistic adaptation)理论,他认为人们在交际时,必然会涉及语言的各个层面和社会现实环境,以及交际双方的社会关系和背景,人们为了顺应复杂的交际局面,需要调整自己做到移情,因而在运用语言时就会产生千变万化,时而也会出现破坏语言规则、脱轨运行的情况,造成双方理解和反应的差异。要使交际获得成功,双方必须让自己的语言顺应环境,尤为重要的是应根据环境顺应语言。这种语言顺应策略在跨文化交际中至关重要,它甚至可以容忍相互间的语言失礼或错位,使人们在不“地道”的语言环境中继续交际而不感到尴尬。

一、心理顺应

心理顺应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是指交际双方在交流过程中达到心理的移情(empathy),心